

簡易集
三

廿九

~ 20
2462
3



227/3

20
2462
3

簡易文集卷之三目錄
序



僧景晶詩卷序

送林叔茂寧邊判官序

送湖南具監司序

送許草堂先生觀察嶺南序

澄映堂十詠序

狼子山圖詩序

平難都監契帖序

送朴說之巡按咸鏡道詩序

三清帖序

琅玕卷序

送朴子龍公奉使赴京師詩序

李參贊見示揚天使簡帖序

韓景洪書帖序

山水屏序

送管押使韓子善詩序

贈都摠攝嚴上人詩序

鄭養一懷思杏園序

送宋僉樞赴高沙里鎮序



送韓贊成謝恩正使序

留別朴秀才承章序

題金秀才靜厚願學錄序

送柳西垞赴京師序

送李應教綏祿赴都體察使幕序

書李芝峯安南使臣唱酬卷序

韓景洪受賜東宮珍菓序

權信川詞慶筵圖序

送鄭夢與公赴京師序

申同樞慶壽圖詩序

送李正郎子每湖西試官序

送林佐郎懌舟師統制使從事官序

國舅延興府院君第燕會序

彰賜亭帖序

送朴子龍公江原監司序

送李子敏端川郡守序

遊金剛山卷序

如長老卷序

送朴汝昇居山察訪序

送海東回荅使慶寺正暹序

送湖南巡伯崔斯文璫序

識

退溪書小屏識

載寧試院題名圖識

承文院契會圖識

李鵝溪題詩山水圖識

河大而畫竹識二

錦溪守所存山水圖識

散畫識

李少尹所存古畫識

跋

新印陶隱詩集跋

十家近體詩跋

晉州詳定文案跋

鵝溪公箕城錄跋

平壤刻板孟子大文跋

麻浦唱酬詩跋

朴氏家藏許海岳詩帖跋

關東勝賞錄跋

騎省楔帖跋

辛丑司馬會帖跋

春川別語帖跋

簡易文集卷之三

序

僧景晶詩卷序

詩有序自漢儒序三百篇而始至唐人為贈
 人以言則益盛為之而方外之人如暢也得
 之於韓濬也得之於柳其尤焉者也今景晶
 聯五色牋為軸將遍于搢紳請余序其首
 即柳氏所謂吳鼎之後而乘韋之先者余不
 辭而留之既數月晶復來訪蓋余未為也晶
 愠曰晶之屬子勤矣而迄之靳也奚余謝而



言曰吾固欲為汝言獨不得所以為汝言者
焉曰欲言則奚不可子之道也子能舉之晶
之道也晶也能聞之奚不可余曰夫惟曰寂
滅而無之又無者汝之道也曰寂曰感未始
無有而通天下之故者吾道也將悅汝以語
無乎則吾喪吾也將語吾有以答乎則汝無
得於吾也奚言而可曰曩予於香林也晶也
與之處者數月古之士大夫有論交於方外
者晶雖無以當之子是之叙足矣又奚必晶
與子之道余曰然人之所得於天常而命之

曰倫者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
友也吾所謂道則此其大者然亦有差焉汝
之道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昆弟况朋友之
交乎况道不同而與處者乎吾固不能無情
於汝而意汝之不能有情於吾也是故未之
言汝誠樂聞之也將舍其名而進其行自吾
父子君臣之懿而盛言之吾不止如韓氏矣
晶乎汝然之乎不然奚吾言之以且往質之
諸君子焉

送林叔茂寧邊判官序

寧為西邊大都護故節帥無其長而貳則通判也然帥多出巡及在行營則通判實主一府而帥顧為客焉凡牒訴之填委廩餼之交午責無小大所歸非固材敏者不可而地則近邊官與佐幕者聯又非由兩科者不可而牙纛之下吏士驕豪求不勝煩而繼之以狼故近議又謂非選文士歷華要堪彈壓者不可此叔茂先生所以有行也將行徵余言余謂之曰先生儒而通文以吏事至迎刃左右具宜非材敏而何乎先生挽強射堅則伏武

夫談議緩急則將家不如非由文科一而兩者乎先生踐于銀臺揚于騎省方且屢擬薇垣而試之外其於彈壓有足言乎然吾於先生故舊也不徒以頌而以規可乎古人為府判言必曰善遇誠報如李觀於常州周必大於筠州是已誠不誠在我者也善不善在帥者也然帥常武弁其不欲以不善遇文士固也况如先生選者乎况主客之形與古所謂府判者異遇顧若在我報顧若在我果以誠彼寧有不善耶獨恐以文士故簡充自為

不問事利害輕重務立異必勝使在我與在彼者胥不免於衰薄則甚不可也此特區區過憂非所以待先生者然先生之加之意則時輩凡貳帥府者將有所矜式焉

送湖南具監司序

觀察使欲威行於吏而仁行於民世之恒言也蓋其職循行一道布宣上德意則於民仁孰善焉獨以州府之尹郡縣之長為一切吏而威以益之則有不可者何也我朝重親民之寄凡今八道為邑三百而文儒居半

至用諸流則更加掄選大抵多賢士大夫也為觀察使宜以誠信相感取誼相養而情志之相通禮意之相加焉不幸有過則諭使改之有不逮則使修之又幸有尤亡狀者而後以法黜矣然且常示勿喜焉可也不然求駕御之術於誠信之外使彼之不免以計應我為恣睢煩急之政使彼之不暇擇乎恥誼以奔命於我情志乖隔而禮意尤絕使彼常負屈而缺望矣幸其過與不逮而摘之又幸其尤亡狀者而發之惟恐譴何不峻名罪不

浮於實使當之者有殺身不足以滅之羞恨
而餘亦為之矐矐焉則惡乎可也且彼之於
我等威固嚴然未必無素於游從而長於識
慮者則以公謁之餘時與燕接從容不寧得
於張弛之道因咨詢風俗政事及夫弊瘼謀
所以施罷之其為益顧少哉設或二天之杯
慙慙今夕而明日舉吾法焉亦未有損也然
我之所以待彼既如向之所謂者是以保其
毋欺詐足以勸其廉節足以悅其心而服而
何至於法之必行乎是與夫從事於威可不

可何如也綾城具公將出按湖南徵余言余
惟公湖西之政如西海湖南之政如湖西考
於前而必於後不敢贅為仁民之說而獨誦
其異乎恒之見者以稟于下執事

送許草堂先生觀察嶺南序

萬曆己卯夏嶺南觀察使病乞代 上諭大
臣若曰惟是一路民觸辟豪陵宰卒脅將比
甚其舉全才重望可任屬以新政教稱予旨
者方大臣之未有以聞也豈私謂人曰大臣
必舉先生 上亦必用先生至拜果先生也

人有疑者曰先生宜在朝夕獻替之地 上
雖重南治不宜內之顧輕且或者先生所少
威猛也固以疑子之言而言又讎也奚曰他
人而可為也先生不宜一日於外固然他人
之不可為也毋寧為一路借先生一暮乎抑
謂民卒豪之悖亂也將威猛以勝諸乎斯所
謂牛羊用人而已也夫重先生一出者不以
其儒乎儒之為治異夫是也久矣子路以蒲
多壯士難治也請教於夫子焉則恭而敬寬
而正愛而恕溫而斷數者之外蓋無及也冉

有未喻於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也以請焉則
條其所以設防若仁之於不孝義之於弑上
序之於變鬪別之於淫亂制度之於靡法妄
行蓋明所以有五者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也
今南民之觸乎辟者惟曰不孝淫亂等也而
豪而陵其宰卒而脅其將則亦惟曰靡法妄
行與夫壯士之難治者也於是而新其政教
使日去惡而從善吾知尊孔子者之優為也
况先生以自新新民之學侍於 帷幄之久
啓沃乎 聖功本源乎治澤而嶺徼之間布

宣之吏有所不稱也則安得毋出以導夫流
之所未達者乎曰然夫子於用已也則以為
期月而可三年而成於善人也則以為七年
而使民即戎百年而勝殘去殺今先生之道
未必不優於善人而夫子之道則亦未易言
也安可以三年與七年百年之效而必之於
期月之內乎曰先生之道雖不能大化於期
月而視夫無政無教者則亦大有間矣夫無
政無教者惟刑威之恃焉刑威者有限而政
教者無窮將後先生者相繼而守之不已三

年而有三年之效七年百年而有七年百年
之效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自夫先生期月
而始何啻三年之艾於七年之病而已乎於
是疑者乃解既而先生以將戒行命豈曰宜
有言則敢誦其與人辯者以稟于執事若夫
所謂政教之具也之序也則在執事隨時之
義損益乎夫子之訓固能事耳不敢觀縷焉

澄映堂十詠序

世豈有觀所謂神仙者而意其居之可樂極
言以狀之則洲島烟霞之縹緲洞天宮室之

玲瓏蓋令人嗟羨其究夸誕爾然使無仙則
已有則必樂此也人遇奇山秀水塵埃隔絕
之區則謂之仙境得此境者而為迥築幽棲
身世消搖之所則謂之地仙夫未知真仙境
焉知似仙境未知天仙人焉知地仙人然使
無仙則已有則此必似之也抑且有難焉千
巖萬壑攢樹飛泉隱者得之而蓋頭一把茅
不足以喻樓居之敞霧戶雲牕凌虛倒影貴
顯者為之而終身不會到何足以侔長往之
高乃今有雙全而兩免焉者澄映堂先生是

也先生即都城之內直南山之下屋焉是山
石老而土亦肥其稍穹窿者皆楓松之屬彼
之而斤斧者有禁故積翠慈龍然獨盛於宅
山都中之第宅遙得其半面輒享以甲乙先
生乃領要而逼真也山又多泉脉其稍窈深
者為礪若塘比比居人好事者有然出高而
不竭無如丫溪者二道赴谷如爭合行汨之
于礪懸瀑而下有聲先生乃取而專之也積
翠之北有石多盤而古苔密鋪自成錦紋之
罽懸瀑之西有巖屏立而晴露時滴宛然丹

碧淋漓先生之屋二大屋在北之少東東岡
北走之所窮有曲軒而名者滴翠堂也小屋
在西之少北北洞西窺之所豁而扁其虛檻
者橫翠閣也鑿池岡上而滋翠蓋之亭亭開
徑洞中而夾紅霞之爛熳其又屋之居岡臨
池以凌風雨而客至洞迷徑疑俄而突兀者
乃澄映堂也屋悉輪奐之借曠涼之異而飛
停之勢隱見之形非尋常棟宇者所能髣髴
也問霜後何佳則紅葉似染問雪裏何奇則
虬枝受壓蘸水之梅先挑而已春當軒之竹

共蓮而宜夏凡是數者或因造物之變態或
容人力之潤色所以足茲堂四時之觀而自
夫積翠也懸瀑也紋石也屏巖也天固設之
若以有待於堂者蓋先生并而目之為十景
以為羣公賦詠之赤幟焉嗚呼世載清俸餘
足為貴顯者之為而跬步大佳地復得隱者
之所得與棲居而同故匪長往而後高豈所
謂地仙之人而遇所謂仙境者非耶神仙之
樂吾幸而覩之

狼子山圖詩序

豈昔從使朝京遇重陽於遼左盖沽酒賦詩
以洩客中之思頗記其地為狼子山也今贊
成鄭公出一圖帖示豈曰吾於頃年奉使行
未及遼卒遇撻賊之驚得道旁山捲一行以
避時夜風雪甚人馬忍死待明賴天幸賊未
至而地方將官以數百騎來救始與賊選射
却之用是得免吾所為圖畫其狀志不忘也
山名狼子故題曰狼子山圖吾固已自為叙
述然子之有以張之也因欲屬諸公詩之豈
既閱圖及叙而歎曰遼之東一帶無佳山可

記如松鶻山鳳凰山行旅談其名至則數矣
蒼翠耳其狼子山者野次一崢嶸又不足云
而豈以逢辰而有詩公以避賊而有圖吾詩
不足道公所為圖附以文傳其事將使我國
之人雖未嘗過鴨綠而西者皆知有狼子山
也不亦異乎古人云敬亭之山兀如斷草無
稜角宣城謝守一首詩遂使聲名齊五嶽物
之遇於人如是夫噫以我王事大之誠以
皇上字小之仁以使介一國之望而神明不
相行李不達則無此理然既脫於難而無所

歸喜非人情也蓋陳叅將有赴愬之功焉然
觀其却禮謝而辭曰此自當行道理可謂知
邊吏之職謹私交之戒者不可強而歸之然
則公於狼子山惡得不爾而諸公幸公之事
惡得不為狼子山賦也乎我公曰此吾志也
遂書以為狼子山圖詩序

平難都監契帖序

豈嘗守西海之載載與信若安地相入蓋諳
三郡之間其俗好爭奪踰犯而騰訛扇怨雖
不可誣人人盡然大抵難治易亂之民也羣

盜之起本道常多於它方邇者逆賊出於湖
南欺世盜名汚衣冠者而千里命醜於三郡
之間亦故因其俗也豈及見本道庚辰辛巳
之饑荒自後連八九年間其益甚三郡之間
尤慘逆謀醞釀其年數幾亦如之意者有以
感陰陽為災害乎道內若干邑之民習聞其
逆而稍稍從之雖其未從者或相傳言以為
夸詡獨守土之吏不聞不覺雖其勢然亦由
燭幾微叢陰伏難也維己丑朴大夫守載李
大夫守安韓大夫守信始克燭所難燭而發

所難發一掇約結而密捕一狀申監司以聞
朝廷蓋反形已具舉事有期而毋動 天兵
羣不逞即 天刑矣若根株攸連自宅邑宅
道得者雖非一日其誰之力也然而巨魁在
南以礙大慙猶鬱閔侯以一下縣宰設捕有
方雖未先自刃得以車其骨而肆諸市矣是
三大夫之功固在社稷而閔侯宜亦匹亞焉
上首賜茲四人平難功臣之號設都監以幹
盟府書籍若圖繪等事四功臣實莅之其因
鞫獄及預於告捕有功得錄者自大臣亦不

在是列焉不其重耶既而相與列名為屏風
以志同事而榮宣宴之湛樂幸暇日之遊觀
則具其狀矣其都廳以下以勞得與焉又以
見其事之重也夫以向也易於為亂之民而
從於詩書濟姦之賊其患非止潢池弄兵而
已而諸公曾不動聲色而平之豈固竊壯其
為今見屬以叙述得不樂道乎

送朴正郎說之巡按咸鏡道詩序

僕嘗奉使 帝京即道途所經全遼一帶見
有巡撫巡按兩御史各設衙門門施祭戟前

走將官供給使令甚備出則旗鼓騎從甚盛其等威略同以為兩御史之置特以遼地濶遠一在廣寧城一在遼東城以便糾察邊吏雖名稱差異其實一體耳及得於所聞之詳則遼屬山東布政使司其叅議一人分理于廣寧即一布政使也鎮守總兵官建節亦于廣寧而其副又鎮遼東大要布政主民事鎮守主兵事若以我國方面之官擬之則布政似觀察使鎮守即節度使然布政使體統殊不如我國觀察使綱紀之嚴僅可比界

首官蓋又嘗見巡按出巡而布政叅議陪至境上如我州縣官之於使命者然以此知之也若巡撫盡室以居任所民兵之事無不統攝而足以彈壓所管之內則乃與觀察使兼府尹者相似而巡按者單車以來專事糾摘乃同於別遣御史也以遼之如此足以知天下大抵然矣顧我地方無甚濶遠物力亦苦不足不能為巡按別設衙門而厨傳之擾徒遍於州縣則一欲如中朝之常設無乃有難者乎然自我受寇戎以來中外草

草將吏無一畏法而觀察使之風威有所不及則巡按之遣烏可已乎况北方距京師懸絕當官者率多武夫肥已病民之董而糾摘之道為急也乎今吾朴正郎先生以巡按御史赴咸鏡吾知先生之有志當世也苟自先生舉職稱上旨則繼此不必常設但以時遣而永有防範於一路矣雖如他道又豈不論得人與否而常待此以澄清州縣乎先生以為何如且往勉之我詩曰

國家憂東南御史今赴北人謂此何急不

知重在脊壬辰事可駭鐵領先納賊子道

豈折衝凝民務宣德

三清帖序

畫者狀物蓋一藝也然有業之而進於工者什常一二其臻於妙者絕無而僅有至於竹也業之終身而不能工者皆是况望其妙乎顧妙此者多在夫公子王孫騷人墨客不甚如業者之為而或頓臻焉蓋嘗求其故而不得及見古人論畫有氣韻生知之說而後知必有天得者能是是又宜其風骨之自殊也

然又類言之則蘭於竹次也梅又於蘭次也
夫植物者本靜而狀之欲活故難為特是三
者尤難為耳吾友石陽正仲燮 王孫也而
有騷墨之風於藝有不為為則必能蚤以竹
鳴於世吾儕游從得其所為隻紙而藏之不
知其幾也頃歲兵戈中烏獸竄相失苟活仲
燮不免鋒刃臂幾折而續嘗相遇於 行朝
勞問死生外不暇叩所有今復暫聚 都下
相與咨嗟疇昔所為無一存者而仲燮從橐
中出此卷乃續臂後所為竹若蘭若梅也亟

展視之則竹如舊又勝而仲燮亦自言差有
化處矣至蘭也梅也與夫志發於言心形於
畫雖皆昔之斑斑已見者而今也舉能使人
刮目雖世之自以一絕得名者不得而幾也
余起而嘆曰多乎哉固謂子有得於天天豈
欲不卒且全其成耶固知子之臂不遂折也
仲燮亦動色既而笑曰願子之為我題評也
余應曰以余觀子之所為竹也疎而可喜也
密而不厭也聲不作而有聞也色不似而真
也氣不與形而爽然來襲也德不與諉而脩

簡易集三
然可敬也是有以發乎意思而自足乃余之
知子竹也若蘭也梅也詩也字也亦各有以
動余者類斯而已何敢即一揮一灑強加指
點曰此尤奇此差不如以為知也世固有能
者為之而不能者議之知者言之而不知者
擇之子欲使余之為此耶仲燮又笑曰子盍
記此言者以文吾卷

琅玕卷序

余少也簡散於凡物可以供玩者無甚喜焉
嘗聞王子猷喜竹云何可一日無此君而蘇

子瞻因云無竹令人俗乃哂之曰人病心不
清涼爾豈有待物而俗不耶及長矣益與物
相磨切知夫所興者之韻凡雖未必化我之
心而宜欲得其有以助我起我者是自聖賢
已有之如無故玉不去身而琴瑟之屬未嘗
欲廢於前也夫竹者一植物爾若無與於人
之方寸而目其色玉如也耳其聲琴瑟如也
得於耳目以養其心亦學者日新之道也即
玉可去琴瑟可廢而後竹可無矣用是大覺
哂之非所哂也然竹須費人力而後可有雖

以子猷之高借宅便裁徑造人所顧不免多事焉乃有文與可輩以墨妙傳神使心賞者得之色換於目而玉如者猶是聲絕於耳而琴瑟如者故在或滿壁間而不為有餘或置掌上而不為不足是又不更高也耶近者石陽正所為逼真殆世所稀見而自渠折臂後愈竒余嘗戲之曰折臂而成醫俗之醫耶盧斯文令公奉使將赴京師索揮十短幅作一卷以充行裝余經此役屢矣塵埃之路寂寞之次使人困頓昏滯乃全為令公羨夫清

風與之後先所至開卷洒然也行抵灤河以西有孤竹城雙節祠者卸鞍一憩而展此當有感會又別者矣

余亦有石陽正所為竹一軸自盧斯文以下文改而足之曰京城地不宜竹然余於平居雖三兩叢必有植焉以為庭實今經兵火無復存者余所以益重仲爨之為而卷之也世猶多故余且不能懷安於茲其征旅也則卸鞍晴樾關門古驛其退休也則苔磯釣罷稍陂行倦余必以卷自隨而

披展焉時有清風相尋或至明月已窺謂
余未嘗一日無此君可矣

送朴僉樞子龍奉使赴京師詩序

余嘗讀莊氏秋水而歎曰河伯望洋於北海
北海若比形於天地人能若是則知不足矣
為可以進矣有難之曰河也不可以化海海
也不可以化天地伯與若也子奚取於進哉
余曰余亦非以其所處者之可化也由河而
觀於海失河之多由海而觀於天地失海之
多此為能體道而其進無量者矣莊氏固亦

寓言而已而余取者此也今朴僉樞子龍公
奉使將赴帝京求余一言余以向之說諭
之而曰我國在外服彌為小中華蓋有古
仁賢之遺風焉有禮法焉有詩書焉有
聖之澤焉有先生長者賢士大夫焉居是邦
也得於觀習興起宜無所不足者况如公生
於文獻之家才識夙成遭遇聖明年未及
三十而敷歷華顯秩躋貂玉以應專對之選
焉世恒謂少壯者為年富是富其方來也今
富如此其名位之鼎至將亦與之俱是何不

足之有而他於豔慕焉哉然去國而觀於
天子之邦可謂由河而海由海而天地也公
將渡鴨江而西流連遼廣以屬之關貫穿畿
輔以達于京其間城池之壯固士馬之精強
鎮堡之小大相維山海之首尾相護采薇之
清風可挹屠肆之悲歌如故漕堤危檣之如
簇譙樓遙列而如浮至於宮闕之神麗壇
廟之清閼省曹之弘敞街市之紛華朝廷
之揖讓黌序之絃誦鐘鼓旂常衣冠佩履之
聲容數物設官分職典章政事之規模節目

道德文學伎術百家之源委品藻令人疏視
而滄聽慙心而歛志不暇自省其中之何有
而徒日覺新得者焉亦不暇自識其身之何
如而徒疑與異世者接焉固嘗謂學然後知
不足而不謂其觀然後知不足一至此也為
可愧耶為可樂耶因是觀也而又及之學將
必眼目益大心胷益寬而氣象益有所養推
之事業益可以有為余知公之進於足也沛
然矣公今少於顏回聞一知十之年而期以
夫子從心所欲之境余又未卜其進果何至

而為足也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夫行者有十里而止者焉有數十里而止者焉則九十里非固近也而謂之半焉者以所期者百里也以公之年力有餘尚不肯百里自期也耶譬公今日所登之程往亦三千二百里還亦三千二百里即不盡一里非足也夫既可以足矣而望公以國人不以中國之人且不以古之人則是拘河拘海之說而非知道之見也非進道之規也余為公固異是矣勉乎哉如曰若嘗亦觀周不一而足其進幾何

云爾則不然余固貴公之年力矣余之初役已幾四十無閒之時况後此則又衰矣惡能有得而進焉乎然亦私自點檢四赴而四知不足矣然公非余倫也其收於一者不啻優於四矣勉乎哉言既復為詩有所屬焉詩曰皇朝治道隆佯擬維吾東以余飽觀光千里無異風尚有三四事可恨類不充上欲告我后下欲言三公自疑所見左亦患進塗窮公行為相屬重公敏而聰且值中興政因革方折衷覃思耳目際倘記余

言蒙所急在人材畦畛宜疏通財粟窄流
行何不錢其銅瀆祭爽裨理重賦令民恫
原廟奚襲漢觀德即禁中城邑付文吏有
警易驍雄字牧與守禦元來何必同 時
王所立法當以遵為恭况多對 吾病賢
於良藥攻行矣毋草草擷芳循其襲一一
求故實言則底可功歸來啓沃地 侍夜
金蓮紅建白有次第鍊石期補穹余衰會
乞骨棲遲一畝宮何必自口出乃伸區區
忠

李蔡贊見示揚 天使簡帖序

韓子曰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吾東子中華詩書禮樂典章文物無不
慕倣素以小中華見稱其為文辭尤近在新
羅高麗時文學之士徃徃入仕唐元朝游從
名學士翰墨間多所頡腕而得亦獨載焉洎
本朝本國則雖無此等故事而遇有 詔使
之至必選文臣伴接其緇衣之好賢白駒之
毋遐率多相形於文字則有累部皇華集矣
此皆文辭一脉無間之驗也獨語言者終不

可相通而對面須譯為可恨耳然語言自文辭况之則精之粗也精者既以同矣粗者有不能同抑何足恨哉夫以唐元朝名學士若本朝前後詔使其與中國尋常流輩人語言固自相似然傾許之聲響相應如於新羅高麗文學游仕之士及我伴接文臣者則罕有焉必矣文辭之可貴也如此然文辭至於詩賦叙述則必或淫泆况濫醜郁英華不能止於性情之當然發見事理之不容已者多矣近自兵興以來東轅將相諸公弭節

動移時月蓋上為殿下以及當事大臣亦各與其跟伴之官隨事輒通簡帖惟其出於衷曲而切於機宜者故款至而質也約要而警也得之良可珍重亦容逐旋酬荅不煩而易孚其賢於詩賦叙述也較然矣揚子云傳千里之恣恣莫如書况非千里而足之言面之餘者耶不啻無間耳矣揚子又云書心畫也此并字畫而言也心固形於字畫可不欲好耶歐陽子謂古賢傑之士必工於書字此言初若可疑者夫以歐陽子之文章其論賢

簡易集三
二十
傑必類也之所日游之藝果安有不工者乎
故觀於書字亦可以知其文辭矣且如王羲
之青李來禽之帖不過當時與人往復未事
片言而摹刻流行至今如新况非未事片言
而足以追古妙蹟則其又傳之永久也無疑
矣 皇朝都督僉事揚公以冊封日本副使
道由 我疆而自 王京先正使南下 我
右叅贊李先生實以伴使行初封議之成也
豈適奉 國書赴在 皇都以知遼使之甚
重其上客必用勲戚貴臣而副乃求之徹將

中於其尤博而拔其一焉可謂尤難也此豈
歸國則兩使亦至館矣上客所為詩詞頗出
為邦人誦詠而揚公則人見儀觀之疑遠防
範之清約而已蓋不得其文采也既而入釜
營之後上客以倭情叵測獨匹馬夜跳而揚
公處之從容倭亦無變 天朝遙得其狀有
後 命進正使方已渡海將事矣夫是事也
自訐謨之地固已不能必其萬全是非相半
焉然彼無故伐人之國則震以 大威於前
斂兇而聽 朝命則綏以 大信於後是於

帝王之道為有辭焉而既奉使事即不較蔑
以復焉理也以 我國之人與賊不共戴之
心雖故有所不安於是者而竊窺以奉使之
體則所歎服者已有在矣李先生時揚公之
在海中而還 朝也示豈以楊公簡帖一篋
大抵多從釜營中送先生館者其文辭為可
珍重如請公有加而字法酷效二王庸可毋
善而藏之以圖壽其傳也先生勉乎哉先生
屬帶大學士以滯外故見代文辭固其能事
也用是為揚公所傾許畢露其所存而使吾

輩亦與觀焉則先生力也噫邦人始又得公
文采矣然待先生有以張大焉而乃微豈言
豈言恐不足重輕也

韓景洪書帖序

吾高祖王父以布衣工書字受知 光廟朝
得祿食至折衝上護軍家傳日記數卷吾為
童子時猶得省見字法妙甚不幸亡失矣族
祖直講公父子暨吾先考皆以筆優塲屋稱
然不甚業之以求至乎妙也韓景洪實直講
公之甥孫其出上護軍公亦四代也韓之先

故儒家然無名筆而景洪自知作字便能立
筋骨比長夢王右軍授以所書者再由是自
負得其帖臨之益逼真遂以額若真善行妙
天下豈吾高祖流波血脉曠四代未泯而發
之外家乎吾每與景洪語及此輒以追感景
洪亦篤於尊慕不啻若得姓者焉夫書為六
藝之一藝之尤者也妙焉者蓋不能世有故
無間貴富有力與有雅致者必欲得之配以
名畫而藏弄以為榮景洪之為宜其奔走一
國若中華之人矣然嘗聞吳道子者學書於

張旭不成去而攻畫而吳道子之畫古今稱
絕用是知書之難為非畫比也况彼之鴻鐘
以載烈象容勒之豐碑而弗朽是垂其施用
乃與文章之作並其偉羨顧奚以書畫云哉
然今時文章果有足與景洪書相待者乎是
未可知也抑末世之習貴耳而賤目加以國
俗惟地望輕重之雖以景洪之書或不免於
瑕謫景洪固無動乎中而陽屈則有矣吾嘗
為景洪恚之以為人見出景洪手故得肆其
議耳設以景洪所臨右軍書者入之金石而

混傳焉則果有能辨之者乎蓋未始如文章
之妙在目擊之外必以俟揚子雲者而且不
必見知如此吁亦可異哉然此乃景洪書之
所以為貴重也若其草書則雖吾猶疑若不
逮真行者及見古人有草書難於嚴重之說
而景洪已自得之良覺其無有不善也然惟
在下凡倫也故有知與不知與疑而後信耳
一彼 上聖垂眄則蘭亭蠶紙不待異代而
遇矣故其中年所肆力者多為 宣取入
內而屢有好賜至出 內藏髹櫝綬硯一面

以貴利器可謂榮矣未知吾高祖於 光廟
朝亦得有是事否也景洪自慮年益衰把筆
益懶即天下雖有兩家顧無傳近自東閣中
所為尤稱意者若干文為帖將以詒後之人
要吾一言以識吾亦欲其後之人知乃翁墨
妙之有自来也於是乎書

山水屏序

吾樂山水也有聲山水于琴者而吾聽之則
琴足樂乎曰然然則是向也樂山水而今也
樂琴乎曰山水在此矣吾樂聽乎此乃所以

樂山水也吾愛山水也有形山水于畫者而
吾觀之則畫足愛乎曰然然則是向也愛山
水而今也愛畫乎曰山水在此矣吾愛觀乎
此乃所以愛山水也古之琴焉者伯牙而聽
焉者鍾子期也世談之至于今不衰獨未知
伯牙之與鍾子期為何等人也今畫焉者乃
李興孝其人興孝者國工也而尚書李公及
其生也使為之而藏棄之既其歿也而裝飾
之以屏左右而閒居則觀焉有以見公所取
者能初不以其人而興孝之受知亦可謂難

矣屏有空焉以要鄙人叙述因得而觀之其
峯巒之崑崙洞壑之窈窕樹老而石蒼瀑壯
而溪駛寒暑烟雨雪月之所變虹橋飛檻之
所凌徃徃有人跨驢馬徃來隨以酒具或倚
船而撿笛或臨流而濯足者矣對之怡然融
神而恍然不自覺我身不與之岸巾垂袖於
其間也又足以見公之愛是畫也自其山水
之愛深且真也而與夫樂絃之絃者殊託
而一致耳矣噫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不
自為弓而用倂之弓倂之為弓善也王良造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不自為車而用奚仲之
車奚仲之為車善也今公以天官冢宰而帶
大學士實人物之銓衡而文章之宗匠也將
推夫愛山水取畫者之心而為之則其事業
之盛鄙人不能量矣且聞之孔子曰仁者樂
山智者樂水韓氏為人引之而曰仁以居之
智以謀之鄙人輒忘其僭為公復効是說而
特為當世慶公之道大行也遂書此而歸之

送管押使韓子善令公詩序

朱紫金玉以華其身行則辟人自有道者貌

之云耳亦士之所願欲也然世之去古而今
非一變之積也上而疇咨益以不博下而親
讎之舉益以為難是其用人之道可知也由
是士得所願欲以燭耀一時誠有使人榮之
者亦誠有不足榮者亦誠有不止於不足榮
而顧足羞焉者也就國制言之自正卿以上
非有 恩旨及有廷推不可得若小卿之列
下大夫之秩是上卿以上當則以稽古之力拔
萃之科而得之亦一塗也此雖不若尚德之
尊而士論尤以為榮者誠以世道然故也况

自兵戈以來酬賞猥雜名器日輕其榮在此而羞在彼豈不又較然矣乎吾友韓子善氏自幼有文章蓋得之家庭而從試於有司屢屈而晚成其中重科則由上士例得進秩通貴俄以聘使赴京師庶乎其榮耳矣吾雖無似嘗謬有文名早取科第而其躋于下大夫之秩則以治邑之最著小鄉之列則以乞師之役夫藉譽於人與因事之急非初心之所幸也子善氏既幸于下大夫之秩矣而國家將復平上必親試儒臣則自三品官

以下例也子善氏可以復幸于小鄉之列以重其榮焉吾與子善氏故同業也而獨所得非其所幸不足以為士榮惡得無羨於子善氏乎若自此而上非才力所及者則聽其倘來而已非吾與子善氏所當知也子善氏聲華綽而位望約今其遠行或有為之歛然者故吾為是榮羞幸不幸之譬以敬子善氏且有詩詩曰

伯仲承家千首詩鬢翁道氣我充知海中
三鳥去向阻天上五城遊獨竒丹鳳由來

朝 闕慶青牛誰識度關時東歸會見鯨
波定自在扶桑浴 日枝

贈都總攝嚴上人詩序

前十三年間余以公事西出憇高陽之正因
寺遇一行僧年甚少端秀可愛余為之詩其
卷既而不復記名心獨不忘其為人亦頗念
所為詩者曰雙眉已了汝一笑似平生問字
翩翩喜談山咄咄明道存妙香嶽親在首陽
城去意難牽挽臨歧空復情五所云者其師
靜公即道之所存也公今無恙猶在西嶽為

一世宗風所歸則斯人之有得於方丈者亦
可知也余生平記有僧名不一而足獨忘於
斯人者所重尤在於內而外之尤輕宜也余
取次為詩百不能念一二而獨不忘斯詩者
詩道其人之詳不忘乎詩乃所以不忘乎人
也厥後余出入中外不得與斯人再遇亦不
聞其所成就未嘗不往來于懷也洎壬辰以
來 國家急於兵食取之勸借緊空門為多
助焉而倡帥之事益殷則不得不官為名稱
於是八路各有總攝必擢良能為之而舉國

西晉書卷之三
之中置一都總攝益加 恩獎授以僉樞職
秩則又其傑然者也今嚴上人是已上人之
以嚴名自始未之有改也而余至于今猶不
知上人之為余所遇而愛之不忘焉者無他
不記其名故也然茲者上人訪余于西都之
旅泊則其顏以必長之變初若不類而俄若
可認遂相視一笑語及之故則其所成就而
有之無毫髮可驚異者是余于上人所重在
內者十三年如一日而名失顏生之無足云
云也嗚呼余豈知人者哉今國中緇流以千

萬計而拔其尤為一人焉必固有以過人而
動人者矣 國家用僧且如此而游談之士
以為今日戰守將吏無其人則余不敢信也
余既以是謝上人矣後旬有日上人又訪余
告行曰貧道方以廟堂指揮收募錢糧于兩
西昨復捧檄領象南赴 天將麾下矣余因
勉之曰上人既以任 國事受 國恩矣何
彼此之異視古人有言曰楚雖三戶止秦必
楚謂其怨之深故報之必也 國家雖倚
天兵聲威之盛而三戶之義終在國人今廟

議必出於反本之見將不獨上人之徒行矣
勦讎賊而成功名此一時也上人勉乎哉夫
以余之終始愛上人而方其赴危難不以為
憂以為勉焉者是余之厚愛也仍用舊詩韻
為贈云

暫遇年方少重逢面即生幾乎與名失取
者在心明手下齊千士胷中儼一城知人
幸不妄最是急君情

鄭先生養一懷思杏園序

國家自遘壬辰之禍都邑不守而僅復陵

廟灰燼而丘墟下而士大夫不能保其松楸
棄梓而無復有生理者蓋不足言也余今重
以罪廢展轉糊口寄於西都而先生管驛大
同一路治在城中尚有吏卒足以給使令日
月之入足以濟十口視余子子而屢空者則
可謂不侔矣然相與語戚戚若有求而未獲
有歸而未至殆無以異余者因曰吾于安城
先壠也田廬也雖地豕之所未踏也而七年
繹騷物業盡矣當此時官無庫義難捨去去
亦無以自全活顧吾豈一日忘哉吾居故名

杏園亦正索然矣然願公之慰以一言也余
泣而應之曰雖余也獨無猶夫杏園者乎先
生之思激余之悲矣然先生之有杏也豈必
如午橋莊之一百條朱陳村之百二十里而
感其榮彫之變哉先生之于園也安知不如
董仲舒之三年不自窺列禦寇之四十年人
不識其居者而瞻言在懷如是其不已者果
何謂哉昔有象沛而設新豐寓鄭而榜蜀舍
與夫晉絃而南音楚病而越聲此人情之不
能以所處而不同者也先生焉能以一官為

家而忘其悲思乎哉然幸茲者天心悔禍狡
窟自空畿輔之間當先按堵矣先生雖未遽
去官明年上冢之節隨例得告可以一歸香
火展餘徘徊指顧曰某樹吾先人時所種也
吾童子與書生時所封殖也就有枯查生蘖
數點幽花足為依然而無亦不必為之傷惟
自較前時并與四尺之封患在不能復護則
已愈矣余既曰余獨無猶夫杏園者乎而余
歸又可以早矣所以為自慰者亦復如此云

送宋僉知赴高沙里鎮序

言身集三
三十三
文武不喜相與交其說有二曰業不同也曰
勢相嫌也惟其業不同也故飭縱之習殊而
介閭之趨異宜其不合而有合焉者則必苟
而已其以為勢相嫌也者涉市之可惡而近
要之是苟宜其相避而不避焉者則必究於
滂矣乃今有無所不可合合不為苟無事於
相避不避不滂焉者吾與宋君交是已飭與
介雖若儒士之常而有心於矜持者所自範
耳若吾者無心焉久矣身且不離於塞市於
何有君雖武弁人不見其縱與閭也而不肯

要諸人則其天植也然則吾二人者傾蓋而
暑舊始於參差而歸於爛熳不其宜耶况吾
方以罪廢旅食西都而君以選兵將樹牙茲
城中居止適近還往以時空谷蹙然喜又不
可量矣居無幾何 朝廷遷君子西界之僉
節制將行矣使吾惘惘然有兒女子之戀且
吾二人次第及衰矣不知一分之後造物者
復借一遇之幸乎否也抑因而有所感焉今
之建旗鼓長藩臬者皆君後輩不知如君者
果在試然後已焉者耶得非君為已則趨習

不羣而甘於寂寞於人則不肯有所要而樂
與如吾者交職此之故耶雖吾也早晚例蒙
叙復而無心於矜持任其身之塞猶夫人也
以此言之吾二人之前途可揣而知矣茲者
寇賊已退疆域當益寧靜白頭相待於山南
水北漁獵倘佯以畢餘生乃幸之幸也君以
為何如

送韓贊成謝恩正使序

專對之才自古以為難况 我國于 天朝
雖名外服之臣而世惟忠順地則密邇休戚

常相關受撫視如一家自聘賀修故常之外
行李之以事往來相望焉其有奏陳事情則
難其事而使之難固也如謝恩而已則事若
無易難而視其輕重重必重其使此又使之
難也我贊成韓公前此從使者一奉使者再
皆奏行也物論已歸其難矣今以 天威之
下賊窟已空 恩沆再造而有謝則謝之莫
重者也一二輔臣當赴矣而相繼在道屬耳
公由八座 命陞貳公而行其難也何如哉
有難之者曰此說徒知今日之行以重其事

故難而不知實亦有難焉何則向之對賊壘者天將也天兵也戰聲功實我人不能窺其詳矣而廟朝喜謝休之至必當詳而問焉恐其掛一萬漏也此獨非難耶愚謂曰不然其戰也天朝文武大臣實莅之叙功之奏當也上矣我使但奉謝恩章耳何恤其問及哉非所知者而以為知亦非使臣道也是與夫奏陳我情之行惟恐不詳而對焉者不啻不同矣知不知同不同之倪而審其所處焉此則難之所在而非彼之為難也我朝

今日豈少卿大夫而必擢於三赴之餘誠以其選之難而將無其難處者矣難之者乃定贊成公適遇不佞於道次而命之一言遂列此以奉焉

留別朴秀才序

余旅而西泊也與朴秀才相遇秀才在問文字之列病不克卒業者屢其病若由受氣弱者少失攝則少作大失攝則大作秀才若以為一生患者尤自傷不復能自力其所為余告之曰子其將去病而後衰者乎子其將成

就不但文字之間而深於學者乎秀才以謂
余相慰而言也若不信然者殊不知夫自知
受氣弱者則凡可以損氣如避水火水火不
能損蓋未見物有不損亦不益焉者也彼自
負其強者則凡可以損氣如狎水火以試其
不可鑠不可沉亦未見物有入水火終不鑠
沉者也抑嘗有聞於程子矣氣以弱故得完
遲亦以攝故衰未遽視夫凡人早完而不知
攝即完時是竭時也者其果孰多乎若夫讀
書為文亦繫乎氣強者常務多而矜速弱者
則易是然讀書貴不汎而為文貴不浮此固
非彼之所能況不志乎學則已志乎學則書
與文而已哉操存涵養為事在於心上以復
天之所以與我又必知靜而不躁者之能得
也獨不觀孔門之傳道者乎不在夫子路之
勇而在夫曾子之魯魯雖非弱之謂弱而從
事于學者誠近乎魯矣余所為不憂秀才之
弱而以為慶也秀才勉乎哉余將東而秀才
後求一言之留未暇以宅而以此

書金秀才靜厚願學錄後序

以寡問於多以虛問於實蓋將以求益也今
子日多而余日寡子日實而余日虛何所求
益於余而來相問之殷耶豈或以生熟之有
間耶余非才過人而熟也特以年故為可以
熟熟必衰繼之余方悲及於衰矣然余實未
純於熟而猶有生者存焉未及七十皆進之
年也余用以自慰子非才不如人而生也譬
之白初受采而甘粗受和將無所不可入生
非所患而所可喜也以余慰之且足知子喜
之無窮也抑生亦有二患焉曰可易熟也曰

終不可熟也可易熟者趨卑而不之高期近
而不必速由之小成何足觀乎終不可熟者
汎濫而不知節崖岸而不肯平童習白紛猶
夫人也然論其病痛不在汎濫而在不知節
不在崖岸而在不肯平此又不可以不審者
也今子示余以願學一編其去夫可易熟者
則不啻百千等而視於終不可熟者亦已逕
庭矣何問於余而為得哉歸而求之黃卷中
當有餘師焉

送柳西坳赴京師序

冬至
陳奏使

我人之遊于 中國也人之送者必勛之以
求觀夫未觀之地之人與夫未曾觀之書此
固遊之所願欲也今公之遊不一而三也
吾將何以勛之哉以地而言則自遼而關關
而畿畿而京大野長城山海津途之形勝
宮廟朝市尊嚴而壯麗蓋已在兩飽觀耳因
而究其規模制度與我大小 不侔而有不
同則固也抑或可以同而不同者如治民治
兵異其官每城中各設衙門焉 太廟與社
稷並建于 禁中而原廟之制意可兼而存

焉此其尤者也講而求之觸類而長之及
我中興容有沿革之日而歸則建白行之未
必非賴於觀夫未觀之地也以人而言則燕
趙之士有戰國時悲歌感慨之遺風而自漢
已來彌為天下精兵處赴赴皆干城之才無
間乘障與遊肆可取次逢也至於經術詞華
以翹英於南服者皆聚 輦下揖讓周旋而
黼黻笙鏞乎 皇王之道望而可知其為人
幸或接其辭氣而訪其操履雖未必賢於黃
卷中尚友而身親遇之之樂則加矣况人者

愈出而愈新不得以累見而怠於挹也獨願聞文而不愛錢武而不愛死能是者樂人哉書其名行以歸使 我人皆知之正此安危無仗之際有以激而勸乃所以貴乎觀夫未觀之人也若以書言之 我東素稱小中華自六經子史可觀之書宜無不至者而如公博雅君子又安有未曾觀之書乎如或有之則必志怪若杜撰之屬耳此則非所必觀也第今兵火之餘公私藏書具亡之京師也不能不汲汲於求書然請必求其可觀者而已

可乎且公方以文章負宗匠之望於一時其所求書尤必以為文章也夫文章得如韓子歐陽子可謂能矣若柳子厚則歐陽子以擬韓子而曰與夷夏何異柳固不足倫諸韓然亦不可謂不能文者也韓自道其為文章上規下逮凡幾書耳矣柳自道其為文章本之參之凡幾書耳矣韓柳於書何所不觀然其所用功而得力者則在此若下書而已歐陽子之文蘇子瞻序之而言論道似韓子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太史公詩賦似李白亦足見

其於六經而外所得力之尤者在此等書耳
矣王介甫常譏歐陽子不學此若以為所少
者博記也然信可以此輕歐陽子哉韓子於
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一則
曰未嘗一得其門戶二則曰今幸不為時所
用將試學焉是於書宜有先後焉者不亦明
矣乎由是言之今求觀夫未觀之書則公果
可以省事而日者奉話欲公於留館之日却
取韓子文一帙而更加溫熟焉者意已有在
云復有詩一章曰

匠妙詞林館閣宜頻年萬里問何為常行
故自餘人可別 奏端須幾事知九日黃
花明去路陽春白雪媚歸時三之謂甚誰
能四笑我賢勞贏得衰

送李應教

綬祿

赴都體察使幕府序

國家受兵十年已來亦不能戰亦不能守自
有識者皆歸罪於民心民心離而不可合怯
而不可強而使之戰焉守焉果已難矣然而
殊不知前則有所不能罪民後則民又可以
無罪盍嘗求之孟子之說乎孟子以亞聖之

智而老於戰國之世知兵之說者宜無若孟子也鄒與魯閔民莫為有司死者而孟子對其君之問則不尤民而尤有司曰上慢而殘下也民今得以反之也而又繼之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今之為有司者能賢於鄒之有司乎而國家之仁政容有未達者矣是惡能罪夫民之離而不可合哉然今民所嘗倭兵耳非唯當戰陣者受鋒鏃無問戰與不戰并與其父母妻子而雜捕之彼雖無為君長之心亦決無觀望之計豈復如

始者不欲戰哉然而不可使戰是必有故焉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蓋以為地利具則雖有得天時者不能勝也又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則足以見地利具而後人和可貴也地利不具民雖欲毋去將奚所守哉使守有所可恃則雖其戰者亦身獨戰耳父母妻子固在守中未心能為君長死戰而能為父母

妻子必矣然且不免則其所甘心也否而父母妻子不知所歸今日身戰死而明日父母妻子遇劫死彼其方寸先亂矣古之君長者雖如文王不過得曰民之父母亦極言以類之耳今顧能使民獨為君長死而忘其父母也乎於是眷戀逋竄不暇計其終亦不免而已是民之不能戰因於不能守不能守由於無所恃而向之離而不可合者今則怯而不可強也至是民為可以無罪矣然則令之計如之何孟子為滕謀齊楚之患曰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今雖未遠有以使民效死而繫之以保其父子之心足以不去則必也城池矣乎或者以倭兵之來城已不能為固而怠之然亦不思當時駭於邊之不戒而內且不守棄其大者而小於規規焉固已不能無失於在我而敵持之以久竭所為攻如倭兵者亦罕有耳况今日之虞方在西北而西北虜之為勢苟有城池自可遮截第據上國邊形可明其然而非有城守直與之戰於原野之間

則以吾徒步技擊之兵無能為於鐵騎之衝
矣往時我國武夫從使臣出遼路者遇虜圍
城用一二勁箭却數萬騎至今有名然亦因
城而能爾此一驗也今設令奴酋用兵異於
它虜然必不如唐太宗兵而吾獨少一安市
城哉且如平壤城者京城之貳也誠豫守之
當不止為一方地之重一面敵之備苟少有
長慮者所及也而以為遠難治完乎則營府
物力之粗全輟它不急之作無甚難為也以
為大而守不足人乎則苟既完耳緩急并之

以湊集之人不患不足於守也然而莫為之
料理焉如餘城者尚復可論乎而雖有束練
戰兵果可有益否也此在當事之位察之思
議焉耳矣弘文應教李君從事體府過豈于
旅居求一言道其行輒敢以區區謬見願備
台裁者錄奉焉

書李芝峯令公安南使臣唱酬卷序

余於甲午冬奉使京師與琉球國人相遇其
使臣年七十有餘則以為稀年之人道海陸
累萬里而至將事於天子之庭其國之遣

之也豈特取其堅悍不衰而已哉必其有以過於人者也譯而與之語問其山川風俗之異亶亶不能捨獨惜其矇於文辭志不能相通耳今從芝峯先生得丁酉冬北行中一錄乃與安南使臣唱酬詩也所謂使臣亦年七十有餘是又銅柱之外點齋之鄉之人也而奉其王之虔以來徼復天子之業命且其所為詞律庶幾乎華人之為以先生之大雅而不鄙夷與之迭發而相宣山川風俗之異不憑於譯而了了如東西州然想其目擊心

喻之間落地兄弟之歡視余所得可謂尤多矣噫琉球雖小也其國之人才足以濟其國之用况安南非琉球比也寧又不足於人才而皓白望八之人必勤以事耶夫七十致仕古之制也無乃二國裔而未遵耶或其人能為有無而不可聽其去耶第非政事之謂而使之當致法之勞則非復優老之道也然今以我國觀之仕而不待年至而衰不可事事者比比而有在夫其人則違盡瘁之節而足愧於二國之使臣在夫用舍之地則積薪之

譏歸之而二國之使使臣之不如也先生負
當世之重余欲以是講之姑書此而歸焉

韓景洪受 賜 東宮珍菓序

韓子以書藝絕倫受知 上位處之畿郡以
便時奉 教焉居一年有 詔使先聲遠接
使啓請從行為備 王人不時之需蓋子之
筆迹先已播問中華也即 命解郡符遣焉
西而過豈于柳京之僑寓詫曰來日拜辭
東禁見 賜抽子石榴諸品榮溢涯分願得
一言記庶薰肌浸骨之感有以形也豈歎曰

盛矣哉古未嘗有也子之藝信奇矣以此前
後荷 寵錫於 明主不可勝紀而 青宮
又復鄭重焉如是夫人以其業徹宰相古猶
以為難况於 日月之高 兩作之明而得
以為知己耶果榮乎耳矣古之帝王失於種
種玩好以傷志害政者史不絕書獨吾 君
與 儲君乃所玩好在於翰墨之間而常所
命書者不出於聖賢書訓凡可以養性資治
者此豈不足以為一國之大慶也哉嗚呼子
之拜是 賜也悲動於陸續之懷喜分於方

朔之遺生惟沐芳而忘飢渴死當結草以報
恩私天地有涯此情豈有涯也如豈者衰且
流落一歸難期嘗新則每有後時之媿如真
則不免離羣之嗟把筆悵然而已

權信川詞慶筵圖序

孝子有三願焉曰願親壽也曰願親之養有
以豐也曰願有以榮親而樂其志也今權侯
奉母夫人年既踰耄起居無恙可謂壽矣由
上舍生入仕歷典數邑以百里為養可謂豐
矣晚登大科適其新拜郡守之日而 恩袍

賜花請客設筵以承顏色之樂可謂榮矣然
使侯妙年已占科第則雖其身享早捷之名
快士子之談而母夫人方且中年一歡笑已
便為常事乃及喜懼益深之年人事日謝無
可強意而不能復有光華之具新異之觀顧
何以樂之哉使侯必待科第而後仕以至專
城則雖固無所屈意優於俯取而數十年菽
水之奉亦已有所不堪矣然侯果能斟酌進
退於其間而為哉况尤不可億而保者親壽
也是皆侯之得於天者而非人所能希冀也

夫抑又有難者二焉蓋自壬辰以來國事草
草苟完於兵火之餘設科取士不克以時衣
冠文物十不復一而士大夫家雖在閭閻之
內常若不知稅駕之所於此之時方將迎侍
于便郡而新 息適亦至矣樽俎伎樂之燕
雖若少歎於平時而惟此得以行之其不寧
以慰而樂焉者如何耶且侯陽村公之八
世孫也陽村之後世以官位科第繼聲于時
者號為最盛獨派于侯家者有官位而無科
第今侯始兼而得之若以仲夫七世不得題

名黃紙之恨是侯之孝不止於親而達於祖
先遠矣嗚呼三願之遂也二難之并也凡在
相識撫是圖而為侯賀者將相繼而有作為
大卷又別為卷不已也後數年至今侯為縣
令龍岡龍岡視信川尤饒邑而縣令下郡守
一等以侯進塗既闢鸞棲有所而惟便於養
不問其它是其固願而倍難者又可樂道也
已

送鄭夢與公赴京師序

謝思使

士之物於宇宙靜則欲動動極而欲復於靜

常情也然動若或有使之者而至於四方之
遊上國之觀則可謂極矣而得之其幸也
攬之數千里之外而存之一室之內乃所以
貴夫復靜而為之雖若在我亦必素有其具
非江海之遵則山林之託而人人之所難也
今鄭斯文夢與公奉使如京師前行要
豈送之以言豈未得所以為公言也一日就
訪于其所目其所有事者非行李之為急而
顧多退居之需豈恠而問之則曰某薄業在
清州亦有容膝之築寔先妣之兆側也而先

時先考之兆卜失其臧在畿之僻某不得不
經營移葬以就同原之吉倘賴天之靈今年
竣使事明年遂私計自是得以藏拙於松楸
之下矣豈以向動靜之說論而歎曰如公可
謂得士之幸而無人人之所難者矣茲公出
疆而西也道遼野之脩夙而吊夫令威已後
城郭人民又幾何變航三义而回首感其山
川謠俗猶有與我同者按榆關之故而知長
城因之以拓笑嬴氏之徒事於遠而終古有
賴或者有相而為乎北平飛將之所守漁陽

逆胡之所起而今適為畿輔之形要冀之馬
多天下代號精兵之處而馳騁出入果有足
觀燕趙之士悲歌感慨其風聲氣習即屠沽
之間往往而在日月爭明之大義天地無窮
之正氣蓋禮采薇之祠而行於柴市令人激
昂而增傷潞河之檣如簇壯貨舶艤舡之四
至而由之崇朝以達朝陽之門則 官廟之
尊嚴街肆之夷達省曹之宏敞詩書禮樂之
洋洋衣冠車馬之粲粲 聖祖 神宗之所
規模鴻儒碩輔之所笙鏞而黼黻觸遇駭眩

不可殫紀而直自覺眼孔益大胸次益寬虛
往而實及如是者豈不足以為遊觀之雄乎
而幸既得之然此極動之道於氣有助去耳
至求之於心則未必有得焉其惟復靜乎公
復 命之後因有丘壠之事乞 息解官而
歸服已行止以速則由人乎哉若其翳然林
水必有足以棲遲蕭然閑徑必有足以成趣
曠然眺望必有足以舒散而圖書於左右人
事之日踈舉足以靜養其心而心固不欲如
枯木死灰然必其氣之得於遊觀之助者與

之厭飲優游焉耳至是或不自知幸者耶難
者耶其可樂否也然會亦不免為蒼生而起
則其施用之有自功能之有成如何哉豈早
晚承公之教賦公之居則宜詳其境而第此
志也奉以為送行序復有拙詩一章曰

海隅物色 重光日天下謳歌 兩聖人

使節方旋箕尾野 朝槎直向斗牛津漏

殘 鳳闕 求衣夜明動 龍樓 問

寢晨想達 君枕如咫尺春官奉 詔勞

陪臣

申同樞慶壽圖詩序

生而至于八十高年也爵之至于宰樞異數
也雖以孝子之為親自負米至列鼎九以為
奉何所不欲致者而惟高年繫於天異數繫
於 上竭其心誠有不能致焉幸而得之則
宜有酒食鐘鼓之設以承其榮而導其樂此
人子之至慶也學優而取大科行完以登臚
仕則人子若可以自力必致者而亦人人有
不能焉幸而得之以其簪纓賓客之盛助為
榮以足之樂此又老親之至喜也高靈申公

年踰耄身尚健自始仕為五十餘年謹畏如
一日歷典百里去而民歌思之積德有報疇
曰不然大臣以聞于 上由通政進嘉善俄
拜同知中樞府事宅以耆老爵者莫望焉男
戶曹祭判湜承政院右承旨滌為設慶壽宴
於私第初用上年十二月日再用本年四月
日序諸耆老一行序公孤列卿一行呵擁傳
呼溢於巷陌朱紫金玉交於筵席屬 國家
新去亂 上未復盛舉雖不可以大張伎樂
而粗有絲肉之奏以相樽俎之事不害鴈行

婆娑以追斑衣之舞酒半在座有起而獻者
曰使我公前此數十年則下壽稀年不足為
孝子之誇後此數十年則鮪考期願孝子亦
不欲勞以會客願以此時盡吾屬之觴有進
而侑者曰使二郎君前此數十年則諸生郎
官不能多致長者車轍後此數十年則次第
杖於家鄉而位於廊廟執子弟之禮不免少
衰於步趨願以此時盡孝子之觴又有酌而
祝者曰我公生長老於承平之世而享壽貴
於中興之年二郎君之寵用又未已家與

國同休運其旺乎願盡此觴永毋替此時公
於是不厭獻侑之多而二郎君與拜祝詞蓋
極歡終夕繼以秉燭公倦客乃以序而退祭
判君承旨君自奉初宴已命工圖畫其事迹
頗得諸學士先生所為賦詠將成大卷而以
豈叨祭後宴見屬以序文豈於同樞公故同
里而故人子也先人前公二歲生而下世已
三十六年矣歎羨悲感不能為懷投身拜而
書詩曰

孝子由來惟愛日老親寧可不知年春樽

未待椒栢後夏宴還宜櫻筍前彭祖春秋
率八百蟠桃華實仍三千故應仙筭自長
久至慶常如新奉然

送李正郎子敏湖西試官序

謝疊山集古人文章而用七字為卷目曰侯
王將相有種乎蓋借吳廣之言以揭示學為
文章者無人而不可能甚善諭也然如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在古則然而談人物者率曰
有乃父祖風亦有酷類其舅者至韓子銘孔
氏去聖人卅六世者曰其尚類也莫之與倫

氣類之說誠不可廢也鳳生而鳳毛豹生而豹斑王之種而璧之生物亦有是况人乎况况文章乎哉謝混諸父子文義之會雖一時高流莫敢造門王筠家七葉人人有集遠過崔氏雕龍如是者其作當如神仙中人骨法自殊非烟火食者所能髣髴也 國朝以來以文章占家數者容齋李公挹翠軒朴公適會同時而邁絕前後挹翠年未三十而死於士禍然其已到者如彼容齋早儗華使又典文衡其所彰施可謂無贏而鄭湖陰公之所

沒身嘆服者也今吾李正郎子敏實容齋公之曾孫而挹翠公之外曾孫觀其所為文章則挹翠之清潤秀發容齋之典雅老成蓋已各得其似方進而未已者也上年以遠接使從事官往來江上一行推其穎脫今又以行臺往試鄉舉生于湖西亦斯文重遣也將行徵余言余以向之說歸之而曰挹翠戚矣容齋可趾美也子敏今如此儗華使典文衡自此其始矣抑余有感焉湖西一道先時文獻之鄉也如清之鄭韓之李不一其姓而在人

耳目甚盛乃邇年間變故踵生於道內豈文
獻之風衰而氓俗不善由之也乎臨試必得
其文可觀為文獻家之裔而在野者進之于
朝庶幾再篤世臣之義而率新一道之心使
人人毋妄稱吳廣之言而為踰犯之歸亦不
妨存疊山之論以學為文章果不必有種者
能之而種之自我則今亦猶古也如是可矣
子敏以為何如

送林佐郎

惺

舟師統制使從事官序

吳起有言舟中人皆敵國也亦足戒夫今日

尸舟師者乎曰不然也而近之也彼為魏侯
言君失德則人不附即同舟皆敵以况其外
云耳今之舟師調千萬人而載之以浮以泊
以當勅敵於不測之洋中殆所謂置之死地
而又甚者也設有叛去之心未由矣尸此者
撫之而已奚敵之能為吾故不然惟夫不能
使人之多寡與舟稱舟之利鈍與人謀而且
頡頏軍費自肥而羸下使人人望敵知必死
不知戰而生雖其身不暇附敵而其心寧及
我皆亡則謂之敵亦可也况空地上之丁壯

而敵之海敵雖善劫不能也東舟中之丁壯
而受其敗敵雖善襲不能也如是又適足以
為大敵之資吾故近之今有能得吾說而存
戒焉必有以易此道而為必可以截敵母慮
乎其越鯨波而為患復安有舟中敵哉 朝
廷新拜舟師統制使李公中外咸謂是必能
寬 南顧之憂而吾友林貞外以材進士先
已克從事官告以將行輒用此說為贈庶其
持獻于牙下云 李公名慶濬

國舅延興府院君第燕會序

萬曆三十年我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
殿下既 冊 新王妃殿下以七月壬申
親迎入宮正位後八日 國舅領敦寧府事
金公以會 冊使并朝臣聞有 旨宣醞於
是領議政李公左議政金公右議政柳公暨
宰樞若干負詣皇華坊之私第 中使以宰
夫之具至陳于廳事主人若賓皆拜 恩序
坐 宣勸之爵必卒繼以無筭爵既而設主
人之燕具獻酬之繁加於常儀酒方行有觴
而言者曰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

何釐以女士而其說以女士為女子之有士
行蓋閨房而有士君子之行必其得於家法
之義而求家法之義孰賢於學士大夫之家
哉然 國婚自 祖宗朝槩取之巨闕世望
而學士大夫顧希有焉今我 王妃殿下出
清德名家而 國舅公又妙選學士可謂事
之尤異而卜 椒掖之肅穆必于外家之謙
謹此在往牒之明徵也 大禮既成 國舅
以同朝燕雖或故事有之而今日簪紳之會
不啻其特盛者宜不以此耶賓皆拜主人答

拜又有觴而言者曰傳曰摯疇之國也由太
任杞繒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太姜此若專言
家之所由以福而太姜太任太姒之嬪于周
室國之福由之又何如也今我 王妃殿下
資於家訓以弘 母儀家獲令善之報而
國亦藉以尊安夫誰不願而誰不曰宜耶賓
皆拜主人答拜又有觴而言者曰詩關雎之
二章有曰寤寐求之至於展轉又側言文王
求淑女之勤也其三章曰琴瑟友之又曰鐘
鼓樂之言文王得聖妃之以喜以樂也今我

聖上殿下以 壺位久虛而 徽音升聞也
其求之勤得之喜樂宜一似於闕雖凡我臣
子雖不得同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焉而美
之而即其 門闈而得焉足以喜我 君父
之喜樂我 君父之樂况關雎之應而麟趾
房中之樂而邦國繼自茲會洋洋歌舞於
天地位萬物育之中曷有紀極耶賓皆拜主
人荅拜既終燕主人領府事公以命豈曰盍
叙諸凡諸公有以貺某亦未必不有以規某
也得終始毋替斯言否將續請諸公形于詩

者而自式焉是年月日謹序

彰賜亭帖序

本以亦思二字名亭

五峯李先生儂接顧崔二 詔使既又伴送
至境回以其所得亭名語著詩裝成一帖屬
豈曰宜有叙庶同朝繼而有作也豈奉卒業
而言曰外 諸侯之人入觀 天子其有
錫賚 恩在行役而歸以為求田問舍資則
亦 恩也數千里山河化亡為存無非 帝
力 恩在舉國而得以私夫一丘一壑則亦
恩也先生以名其亭實用是說未見有不可

者然事故勞遠人則有而彰是 賜也足以
誇耀於鄉國物非貴丘園之為而彰是 賜
也足為節屋之容光繫上客學士為先生易
亭名而行人氏贊其當意者有謂於茲焉而
方其相與也語言雖嫌於憑譯斯文乃同於
一脉有疑必訂以正有契即怡而順孰曰四
海一世無師友也哉是上戴 皇恩之餘獲
惠於二大人亦以多矣苟愛先生者得不為
之致慶乎先生雅有高想泉石其好也獨自
其妙年蜚英詞掖有所不能自由而兵戈以

來從 王于難倚馬稱 旨有親之喪不得
守制蓋痛迫無奈及既公除益以 寵用其
暇尋遂初賦乎加以舊業蕩然未有一錢欲
營將老之所而無策矣于斯之際奉使 上
國而拜若干金之 賜沿路不費於酒食則
時然也還家不付於細君則道然也宜其買
山之計不期而適成然要不違遠於松楸之
域則可見宿願之在是也天其或者默相其
孝思而 寵靈之自出果與蒼蒼者有間哉
不幸中之幸又足為先生慰焉矣早晚亭事

以畢先生角巾東第而豈可騎驢相就其烟霞之勝耕釣之樂為先生賦之此所為志也惟愧無以發揮二大人之謂而張本諸大夫之作也

送朴子龍公江原監司序

潘南朴公由少宗伯拜觀察江原之命豈聞之喜謂客曰朴公始成奇遊矣客曰朴公方未三十而奉使道關河三千里以達京師吾子實為文辭壯其遊之遠以勸其行矣今數年之後而東顧不出疆也若之何始

奇之哉曰朴公疇昔之遊遠矣而未奇也今夫江原一道之內有六六千峯以為山而九龍以濬淵萬瀑以䟽洞歸天下之水以為海而日月呀生出鯨鰲所沉浮凡寺刹以要領之樓臺以吞納之者不可區記而品論所謂蓬萊瀛洲之屬世果無有則已有則必在於斯焉雖神仙之說秦漢之君所褰裳而濡足者夸誕不足信而縱觀於其間遠之又遠曠之又曠直與顛氣者游於萬象之外不以奇乎此公今之遊也視夫向之穿遼野之漫漫

並長城之委蛇而已也者為如何哉然且有
一焉 天子朝廷百官之富 中國詩書禮
樂之統則公之前遊所觀而足也蓋已得之
彬彬博雅之羨矣而獨峻拔洪春之奇則或
者似少焉豈猶復有待也乎可以今之遊卜
之也客曰然既而朴公告豈以將行遂錄此
歸之以申勸焉

送李子敏赴端川郡守序

我國物產之羨如端州之銀鳳州之米聞於
天下者不一而足而士大夫獨善為端州者

銀之為物甚貨也故文士罕有至者焉其有
至焉則必 朝廷有所病於武弁者而清望
之是選也吾友子敏氏於是乎有行人皆引
吳隱之貪泉詩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子敏氏之之郡也將糞壤視礦穴惡觀夫白
金哉吾否之曰今有西子袷服而立於市以
為羨者辨物者也不以為羨者不辨物者也
色動者心惑者也不色動者不心惑者也心
惑者度已不能遠也不心惑者無與於已也
今欲子敏氏不辨物乎不心惑乎夫端之為

州有銀而已乎其亦有民乎子敏氏分君
父之憂以往將惟民之在於心銀果何與哉
顧有一焉 國家自多事以來充勤於貨用
如為鬻者不以銀政為重嫌於自照管一任
其利歸於細人徒慕夫上古捐金投珠之為
則是亦內不足故也賢於心感幾矣吾以是
說送子敏氏非以為戒特一譖云耳杜少陵
詩曰不貪夜識金銀氣子敏氏其將博物自
銀始矣

遊金剛山卷序

李監司率二子
民歲民寅氏

金剛山在東海上峯巒之環竒澗谷之奧羨
蓋聞於天下中國人至有結他生親見之願
高皇帝命陪臣詩之而諷想焉良有以也雖
以生長我國之士一行作吏遊不能無方足
迹罕有及茲者或幸而及快壯觀而領幽趣
然僅能獨得耳父不能以喻之於子子不能
以致之於父孰若吾使相公按節是邦觀風
餘暇暫迂轡而造山門二郎君斯文輟清近
之列候起居而來適會其時千巖萬壑如從
衽席上過霜林霽景正與杖屨相期七十綠

髮登陔若飛帆攀侍以按宅一覆瓊枝顧眄
而在誠何有於垂堂品題之際唯諾如響父
子之間賞知自足使泓峭蕭瑟之境為怡顏
悅志之具但約而入之丹青便是神仙一家
之形象豈不偉哉既而南出軻車于蔽邑授
豈卷識其事豈亦為茲山東來之人也而生
有一丈夫子處乃天涯地角之懸雖切愛山
不免寥然獨往輒可嗟惋惡能有以相發也
哉

如長老卷序

技無大無小有得於天者則雖殫極工巧皆
天機也無得於天者則雖若可奪造化特專
攻所至而未必天機也浮屠氏無所用於世
宜不欲以技見今如如公者丹青之妙剖剝
之能顧令國工汗顏而袖手觸類而長之凡
有所迫而為思之俄頃無不做出人亦不覺
有生孰之間苟非天機則不能如是其周也
韓文公稱樊紹述則曰於詩於聲天得也高
閑善草書則曰浮屠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
術則吾不能知矣是何與人之不弘也人之

一儒一釋故自天分也乎哉余無文章之用於世而世或以此名歸之殆文章之浮屠者也今與如公相遇年俱臨七十無論天得不天得已不可復事矣相與嘻笑而書與之

送朴汝昇居山寮訪序

吾子方從我學時已翹然釋褐蓋妙年也自今逆數之將及二十年時之學士大夫多其後進也而吾子居積薪之底愈若欲下究然夫計崇庠商有亡吾子固無心於彼者而亂離之餘慈親獨在堂尚無以便一日之養今

又數千里赴北塞管驛吾子以文以吏誰之不如而獨屈至此苟知吾子者寧不為傷耶然使吾子居有負郭二頃足以仰事俯育則可毋今日捧檄而行矣其窮也亦可想而知也若僕者非所以倫儼於吾子然其發名之早則不甚後焉亦故何嘗僥幸仕哉而祿足以代耕則自享久矣從此惟保國息不事家人生產以為當然不幸親不待養而亡又不幸舊業蕩於兵火只今垂老之年城中破屋數間十口尚纍纍而奴僕無一丁不可復

去而緣南晦 朝家之祿士大夫亦未易復
故即衣冠未去於身而餓死之憂已迫恒人
之情以得年壽為幸而獨恐加之數年愈患
無所稅駕吾子之所觀而悲也吾子今日悲
我亦或有時不暇悲我而自悲又不啻如僕
之為身計而已然聞吾子所居南鄉山水美
土地饒一人治田足以食百人或如種樹千
頭足與千戶侯等者雖嘗荒棄可稍稍復也
况吾子猶盛年茲遊蹭蹬未遽晚晚豈復慮
如僕慕拔葵於當年臨就木而欲悔也哉吾

子其免矣吾子且行乎哉

送海東回答副使慶寺正先生遲序

海東之使人難其行一則曰風濤之不測二
則曰疑信之相半以僕之愛先生豈獨慮不
及之哉而一不然者易曰震往來厲億死喪
有事君子處常處變蓋必有所有事易之所
貴者中而程夫子之心存誠敬唐公介之平
生仗忠信無非其所有事也然欲震驚而後
求中舟危而後求誠敬颺作而後求忠信則
難乎其得之而顧已喪之矣今夫萬里者跬

步之多也鯨波者平地之因也但能死喪其
有事則見其跬步而未見其萬里也見其平
地而未見其鯨波也以其素具於處常而非
待於處變也先生其免矣二不然者曩歲彼
國無故以兵入我而行劫掠禍及於陵寢
誠我不共戴天之讎也然當時主是者特其
大臣既已易世而今日攝政之地一及其為
全還我男女動以百數執送二犯人取戮於
我是其使之來也將善意而尋和事在我之
理有所不能更求竭人之忠於重溟之外十

有餘年之後也使以回答為名豈不有辭而
得體耶彼將禮頒之不暇信則然矣何疑之
有魯論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君相選人而使
授之以書書外之辭則有所不授所謂專對
也將在三軍則得專制使在四方則得專對
其致一也先生達政之君子也而為是行也
僕知其報聘之餘優於專對而復命有光
也先生勉乎哉

一其致一也下增八屬聞使事又帶刷還

一勾當此固彼國不待我言而方已致意於我者也先生達政之君子也而為是也也僕知其回答之餘優於專對得之笑談然諾之間而復命有光也先生勉乎哉

送湖南巡伯崔斯文瓘序

豈老境也屬得危疾不覺一卧浹辰既少間雖未離枕席聞人寔然尚能自力迎見一日新湖伯崔公至非有相還往之雅視豈億甚問形於色不交一言而去然可知有意於豈也又後旬日公若以五峯月沙二李公書為

先容者而致之尺牘曰願得一言贈別也夫老是人生近黃昏病非人事好消息而適又相仍則人情之所宜怠也二李公迭更一國大學士咸謂一代不數人而其言可扣則一舉而獲之全也夫以人情之所宜怠而非唯不怠其致意若而勤焉既一舉而獲之全而若將有待以畢全其見求不少置焉此特公過聽於游談以為能言之徒也嗚呼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亦有君長之道焉凡其治之不如古人無他以

龍易集三
好其所教不好其所受教如所謂浙水東七
州戶不下數十萬言其人賢不賢之何限也
今湖南亦大矣况兼五十七邑之長吏大抵
賢士大夫也豈皆所教無所受教者哉惟我
有以不外其人而來其言耳蓋未聞有能受
在下之善而政猶未通者也豈病殊未去未
先張一言以發公方新之政者所冀存夫取
無似之心而已愛士急言苟是心耳豈果不
復於治一方而異日任大臣之責豈亦由之
而足乎哉

識

退溪書小屏識

右退溪先生書唐絕四首范至能題溫公帖
曰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况
於親炙之者乎蓋書心畫也心畫所形誠足
想見其人况先生書端重道緊雖或作草而
不離正平生心不放工夫未必不蹟於斯焉
人之接目何啻邪僻之去也先生晚出偏方
獨明絕學一時有志之士如鳳凰景星以爭
覩之而豈獨不幸焉先生居外則縛寸廩不

能就先生來 朝則在草土中矣既又吏于
西海而太山云頽已焉無復親炙之望則其
得先生之書而彷彿乎心畫豈非不幸中之
一幸也歟友生田生克禮過敝邑手持是紙
凡八囑余付工為小屏余以向之意告之田
生曰得先生書不在多少分而兩有之可矣
余喜甚如其言時令
應事

載寧郡試院題名圖識

隆慶壬申秋九月乙丑設黃海道之文科試
于載寧郡守令之同事者凡七人越六日庚

午竣事將相與辭而歸仲薰氏倡為題名圖
之說曰吾輩是會不偶然也於是咸樂應而
贊成之俾余識噫不偶然三字斯盡之矣余
復何言哉顧以余之與是會也而益信其不
偶然者蓋余之任滿在前月中而以 國有
詔使之來不得替否則余不必與矣考官例
差三員又豫以一員余實豫考官而三員既
備至惟執事一員并其為豫者不至余乃代
之否則余亦不必與矣然不必與者何獨是
哉使余生之世也之國也官之早晚也之遠

近也不與諸公偕則皆不必與矣然若是者何獨余哉諸公亦皆未始必與之人而至於皆與則又安知余與諸公均之未始不為必與之人而若或有使之者存於其間所謂不偶然者寧不重令人感而題名圖之有益於既散之後者將見之無窮矣

承文院契會圖識

我國重事大敦交鄰而凡文書之行典故之稽院實主之故必萃儒臣之新進資敏者而長亦必用宿望焉蓋院彌為人才府庫視

諸館為盛者固也而東西壁稍涉闕冗比以歲侵而省且不必備員今者幸備未省之數至於博士以下則多乃三十餘員此又院中一時之盛也判校公以官察校公以年俱當躋貂玉之列而南床諸君選之而經帷史宥遷之而學省郎署當復相繼而去夫以其曩之盛而必究於散豈不足惜也哉於是乘卯申之暇集講磨之餘選勝以疏暢之崇酌以驩洽之方筮秩而冰壺交映山暮而玉樹齊歌令人望之若神仙焉是宜畫而圖之而

列名而載詞以毋忘之而軸之所為作也抑
斯文之盛事非耶豈也一無用入耳自
前却祿與耕而已而且獲預於斯譬之雞
慶鶴羣可笑也已

李鶴溪題詩山水圖識

畫為無聲詩詩為有聲畫蓋巖居川觀君子
樂之而身為當世重輕者不暇能也於是必
借境於無聲之中而心融神會焉又自為有
聲者以宣之歌詠不如是不足以肖乎所樂
也古人曰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吾居未

嘗無山吾為李公云云

河大而畫竹識二幅

故友河君天資高於藝皆絕畫又不習而能
尤善為竹吾輩得其揮洒蓋多而以為河君
年富愈後為者當愈善不甚藏也今吾方伯
崔公出此相示於首陽首陽又吾與河君遊
處也揮滄而識之

畫之傳以古得貴大而已為古人矣其所為
可貴如此噫畫之貴乃夫人之不幸也其生
也名益盛而益不幸今夫畫者迹也迹益貴

而益不幸悲夫

錦溪守所有山水圖識

山水之樂自聖人已言之下而世之君子居
得一泓崢一奔峭怡然若可以終其身行遇
一葱蘢一潺湲不覺十步而九顧是誠何心
哉雖未必皆樂聖人之樂者要之天機暗合
乎此而嗜欲淺乎甚它其樂槩未可輕也宗
室錦溪守素好蓄名畫其於為山水者尤癖
是樂在山水而有所不能入手者將以逞乎其
似也前八九年間以青山白雲圖二本要余

詩余以七言近體各一首題而歸之蓋喪于
兵火中矣今同旅泊于西京又以二小本來
示若有有意於尋討者其一乃前樣也余因漫
記而併寫其一乃溪山雲樹也此其為異者
可毫辨耳而其為同者冲融然耳向之所樂
者則何間焉余故不復新其詩而特著其說
于此以相其樂云

散畫識

倩李換
作一幅

漁村夕照烟寺昏鐘遠浦歸帆平沙落鴈合
四段而為一秋景者也是何江山佳致偏屬

晚暮也古人詩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蓋令人樂而悲之矣

李少尹所有古畫識

李斯文伯胤氏得古畫於亂後不知何代人
作意其為安堅筆也今以論余余非知畫者
然安堅去今未遠頗嘗睹其真迹堅之畫妙
處不可知即一樹一石他人一畫不如者雖
余可知此為堅筆無疑也獨漫漶剥落已甚
堅之為不宜其古至此此特中間有於庸奴
人之手藏之不善故耳然向使善藏則已入

於貴富有力之家未必斯文得也又安知不
出造物者意耶繹閱之大抵崇山也回溪也
山之離合殊狀而寺觀者于其縹緲屋廬者
于其窈窕亭榭者于其陡絕無非稱也溪之
源委難窮而曾岫懸之者為瀑虹橋跨之者
為泓軫舫揚之者為波唯左右逢也有驢馬
之往來有漁酒之什具有紳裾之團欒要之
對山專壑而主盟泉石者當有其人焉然不
可知也人也不可况為之丹青者耶或引
畫出若溪似輞川者詩而疑其人於趙松雪

蓋亦物色焉冠帽有簷而任者以背所以認
為元時者乎然我東之制自近堅作故多如
此余未信其謂也第森然明白者木脫葉丹
禾稼登場為九月間景耳余與斯文遭四方
多虞未可求田問舍不知何處作秋風也令
人撫圖羨而悲之

新印陶隱詩集跋

牧隱之文陶隱之詩吾東第一家數也東人
學為詩文者必曰唐漢以上則可否而降于

宋元猶必求中原選集讀之而舍二家焉感
也抑二家集刊行不廣雖有欲觀者患不可
得其僅有之者皆小字本又東人不好事之
過也余為是用新刻活字印出陶詩若干帙
與同趣者共之而早晚并與牧文更圖廣之
此志不忘也蓋自活刻之事頗有承藉於方
伯而字取通判家藏綱目壞簡者也

十家近體詩跋

李杜韓柳孟韋

杜杜黃

兩陳

韋

余素不事詩律晚乃喜古人所為則衰退甚
矣不能多記集若選洎來守劇地尤不暇焉

因試新刻活字將十家近體印出若干帙以
自便披吟且與同輩同喜者共焉五七言不
必無焉者特魚熊掌之取舍也於所取則以
全焉者非有瓦礫之可後也唯李杜必兼且
全焉者加尊重之意也十家之外似可恨少
者李商隱蘇東坡二家余亦未嘗不喜然或
不善學焉則其流得無失之艱與傷於易者
乎此余過為慮未必通論也右山有云晚覺
書畫真有益却恨歲月來無多余之於詩律
毋亦類此乎念之是令人嗟惋

晉州詳定文案跋

均徭賦長民之所當先也余以不才代匱自
縣至都護府凡五任每汲汲於斯焉其以坊
里分者小不滿成數大亦不過倍之按其差
役之故然以物土之宜與遠近要僻之不等
則其不能均焉者多矣然為之通融而損益
之不過一再衙訪問父老一兩日對一吏下
手而定也洎來牧于晉則其以坊里分者乃
百有十餘夫為均焉已難於數十以下况不
啻伍之者乎就欲為之通融損益如前之為

則又不啻其大難也前人嘗亦料理而事半未就有如申公黜焉規宥難行有如李公龜壽焉無他其難如彼故也余幸而得州之士河生與瑞者焉其識慮過人頗亦慨然於鄉之弊瘼一語而喻余意遂以余前所為於府縣而難為於州者一皆委焉方其盡逐里所有事羅列揣摩之際文簿蝟毛使人目眩而心已倦余故授其大要而已不甚預焉居數月而案成余亦不能加點竄焉顧為此者河生而在河生者余也余雖欲詳言其便益而

嫌似於敘績則不可也但前此之時逐里逐半一八結所辦以米率之其緊者餘七石其寬者僅三石今則逐里逐年一八結皆率四石一斗以下雖不能頓寬吾民之力而庶乎其均也如此猶且斗升有加終不可均焉者則令其逐年稅米除遠納漕所而近輸俵料如其加米多以紓其力而償其重則民亦稱均矣獨前之僅辦三石者今亦在於四石之例則未必稱便也然彼亦民耳既知為其長者為均前所不均者而為此則安敢有不

便者乎雖有乎不過豪耳頑耳且此類者不
過八九里云末世交承之義漸不如古人雖
有無害之政常壞於代者余之為此非所敢
保於余去之後然萬一遇卓識偉量不踵弊
習而存用成案乎則幸矣而猶復有所慮焉
其逐年間年有次數一定周而復始者則下
吏似無所容其奸矣至如扉宇垣籬船艦等
項修理之後無逐年間年之常而臨時出令
焉官人與里民接觸事侵噬乃其所也其有
不應作而作不應改而改甚至有故毀之而

瞞告焉者余雖不敏當作法之始不至於漫
不之省而已有其端矣此在後來高明之或
宜留心也

鵝溪公箕城錄跋

箕城平海
之一名

鵝溪李相公於豈為同年生同榜及第雖一
為世用位望懸殊而向相與於聲名意氣之
中者不淺淺也今相公初從 恩遣回示彼
中所為詩文各一帙所以不暇於他人而必
於無似也相公於詩天得而能一世入皆知
其可貴不容豈一辭贊而文則雖豈固嘗疑

其不甚加之意也乃今見相公之文如易範
而銘即皆成器可以毋讓於古之名能文者
而詩之新得曲盡性情出於森然句律之外
不啻若古文人之詩而與詩人之詩迥別焉
用是知文章雖不必窮而後奇而一向達者
終有不到處况相公觀所未觀於關嶺之東
海岳之壯有以助發其氣也耶由是言之天
其或者屈相公一行以益老其德度而于文
章蓋亦玉成之也以豈之陋其詩文尚且有
短長可言而新舊異觀者願用以謝相公云

平壤刻板孟子大文跋

文章孰如六經亦孰出六經外哉第去聖益
遠而文與道離始有本末可言耳而志專研
理者則惟泥於本治舉子業者則未且不暇
其欲學為文章者見其然以為文章不在是
也而從事於百家焉是急惑也然六經之文
大抵簡奧初學便欲由之以尋作文門戶則
亦難矣先儒以四子為六經之階梯蓋非獨
造道之序然也而即四子中孟子之文汪然
有波瀾又百家之不能倫也從事於是流而

為韓歐之文章泝其源則六經之文章孰曰
非要也耶平安使相徐公新刻孟子正文屬
豈跋夫公之此舉所為承兵火之餘急初學
之求將志研理者治舉業者皆賴以權輿焉
而豈尤見夫學為文章之不在它也故為此
說以復亦欲士子凡得是而讀之者便知本
末一貫當一併得力也云

麻浦唱酬詩跋

鷺溪梧陰月汀月篷
四公各有一一首

昨年余去驪江舟泂漢而西感所見有詩既
泊于麻浦也頗得朝中三四公所為和章粘

寓舍壁上以觀夏值大水僅免浥損冬火災
慘甚隨身百具皆燼小兒聞喜於蒼黃中自
知收拾小書笥以出向諸和章在其中得全
唯梧陰第一作失所在却以記憶補之今薄
遊西京乃弃鄙作粘在破屏一以感詩章之
更厄以免一以悲衰境之無所稅駕也諸公
之中鵝溪以譴在湖鄉梧陰奄忽為古人入
事之變又如此獨月篷巧閑新益成都與余
止適近早晚一聚開屏而道此云

朴氏家藏許海嶽贈詩帖跋

隆慶元年丁卯許海嶽先生頒登極詔來
祭賚朴公以遠接使實迓勞其行時恭憲
大王方詔入境而昇遐詔使於遊觀如
漢江未遑也其後壬申韓太史捧詔來公
以陪宴宰臣有登漢江樓之作及太史還朝
海嶽為步其韻因便寄公致之意公珍重之
即所居張揭以當屋梁顏色洎嗣子判書用
裝飾作帖以擬一家青氈而不幸亡失於壬
辰兵火今曾孫都憲復因記憶做寫而帖焉
嗚呼祭賚公文章醇實國之老成宜形於儉

接之際海嶽先生大雅碩望天下一人非苟
於海外之交是詩是帖既止而復存將世守
之不已可尚也

關東勝賞錄跋

丹青以狀境可以弗遺毫髮而空翠襲人飛
灑滿聽之為快則未也杖屨而遊方外可以
蟬蛻塵埃而隨身尺素觸目奔峭之為要則
又何如也然得乎此者有所不能乎彼故也
是乎彼者宜亦無事乎此也孰若吾方伯韓
公遵觀風之路無枉轡之勤而歷嶺嶽海若

干區之勝賓客子弟從於賞詠無不厭飲乎其間既而命工描寫別作一屏將歲奔以為後日觀古人所云吾居未嘗無山者殆無窮已矣豈不已快且要也哉嗟乎十洲三島之縹緲三十六洞之窈窕神仙擅之以為秘乃遊焉恣其探討而狀焉收攬而歸如是則神仙顧何所有哉吾為執事者懼其太過也

騎省楔帖跋

記憶亂後數年間崔汝以令公為其同省契帖索題一言于豈蓋時大駕既還都省曹

稍復故而夏曹主兵務尤在所先四司郎中負外凡八負皆備夫以文士而甚選雖平時罕備而備於渙散之餘竊知其尤以為幸而圖效毋忘者也豈適有所不暇焉未之應今豈為便養衰丐郡東海而本道都事金公巡至出篋中一帖亦索一言乃汝以公向所屬焉然汝以公實不曾出以相示者也豈撫帖而喟曰數行文字之就亦有時耶哉人意思誠耳不如目矣且此帖之作僅十年耳今汝以公李養父公俱由亞卿或居守或京或巡

簡易集三
察北門朴說之公以陞朝官出刺六州金正
受公左僂郡麾李克休公獨流連邇列而吾
都事公呂尚夫公一屈佐幕一帶衣繡偕出
入於是方摠之落落相望不啻如晨星况趙
時保公已為古人耶非有繪事何以依然相
對省中之面耶竊又知當時所為尤重夫此
帖之作也若豈景迫桑榆之人凡遇人間事
如涉推嬪無不足以生感倍百中年忍涕書
此而復焉

辛丑司馬會帖跋

國制士子中司馬試得入太學上舍蓋匪釋
褐而占科榮也不遷屈以職事榮也其於大
科若階而升焉不問可信其才榮也抑又年
華芳而可樂也羣隊盛而可樂也其為父母
則及其一日較健不待大成已足慰悅以
息光自此不厭其繼可樂也夫以榮也如此
可樂也如此而得之宜其相命為同年兄
弟之義侔於天倫也况適聚於一席而上承
歡顏則老老幼幼之情復可限量耶今觀此
帖乃洪叅判公便養大夫人安東府時以其

子新 息生負靈并與同年見在府及屬邑者滿十人為盛奉大夫設宴以慶之此帖之作出於諸子幸其事誓言申好圖欲毋忘者也今金生負瑛省覲嚴君此道都事先生抵敝邑出帖要余一言彼時先生提府學亦與在座生負之尤珍重此帖固也然洪參判父子在京為余同里閑特余之歸後為授余帖也金氏先於洪氏此又人事偶然之數耶

春川別語帖跋 為崔應久今公作

人之常情困于動者休于靜困于熱者休于

涼仕宦而困于內求休于外類也若先生之于內非困也倦也方出而日休于壽春今奉此帖諸公之為先生道先生之自為道無非神仙中好說話可樂觀也僕則年迫七十所處地本漫非所言困其休也惟有歸家乃欲如先生輩之為嶺海於三年亦得知舊猥餉以神仙而將歸也又受大困焉先生之所睹兩憐也有何好說話可以答先生相屬意哉

簡易文集卷之三

